

他準備把母親送入養老院,因為,母親已患了老年痴症。母親經常一個人坐在客廳里,抱着個鐵盒喃喃自語,見了他或者他的妻子,只是一笑。問她說什麼,她遙遙頭說:什麼也沒說。妻子說:“這太慘了”。

尤其有一夜,妻子去洗手間,跑出來看到客廳中坐着一個黑影,嚇着他一聲尖叫。他也醒了。跑出來拉開燈,只見母親正端坐在客廳中一言不發。他問:“媽,你怎么坐在這兒啊?”母親站起來,搖搖頭,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怎麼到客廳的。

兩人回到房中,妻子生氣地道:“這日子怎麼過啊?”說完就勸他:“還是把媽送養老院吧,那兒老人很多,還有個伴兒。我們呢,一個星期去看一次,也不會冷落老人。”

他搖着頭,嘆了口氣,怎麼也下不了這個決心。

他很小就死了父親,母親守着他,單門獨戶。那時,有很多人上門說親。讓母親再嫁一個,也有個幫手,可都被母親堅決的拒絕了。她怕再嫁人後兒子受委屈。

母親一個人帶着他。靠賣菜為生,一路含

辛茹苦。艱難走來,送他上大學,教他做人成才。現在,自己在小城中打拼出一番事業,母親還沒享幾天福,就送去養老院,那怎麼行?妻子很生氣,轉過身睡了。

第二天做飯時,母親又出錯了。本來米飯已經做好,母親又打着煤氣竈,結果,一鍋飯全糊了。妻子看着滿鍋的飯,埋怨說:“媽,你怎么又開了煤氣啊?”

憋了半天,母親回答:“我忘了”。

另一次,母親出去了。回來時竟然進錯了家,去了另一層樓,幸虧人家送了過來。

這樣的事情多次發生後,他的思想開始動搖了,便想:把母親送到養老院住下看看吧,興許對她有好處,那兒老人多,避免孤單嗎。那天,趁母親精神好時,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老人,並

母親的寶物



說:“如果你老人家不想去,就不去。”

母親坐在那兒。一言不發。

妻子在旁邊,忙說:“媽,你去瞭,如果住不慣,我們在接你回來好嗎?”

母親嘆了口氣,點了點頭,想收拾一點東西。她收拾的東西很簡單,就是她常摸索的那個小鐵盒。鐵盒上上着鎖,母親把他緊緊

的抱着。妻子說:“媽,這個盒子就放在家吧”。母親很堅決的搖搖頭:“不”他說:“就讓媽帶走吧”。

得病之後,母親什麼都忘記了,可就是沒忘

記這個鐵盒,一直帶着她,從未忘記。妻子拉過他,點着他的額頭罵到:“你傻啊”?你知道盒子里是什麼?“他搖搖頭。一直以來,母親把那盒子看的像寶物一樣,他怎麼知道。

妻子說:“上一輩人總有一些寶物或銀貨放在手邊,媽的盒子里很有可能是這總東西。”他一聽,也心動了。他知道,母親的娘家過去是大地主,如果盒子里有什麼寶物,拿去養老院丟了,或者遭了小偷,就太不值了。

所以,他伸出手道:媽,把盒子給我看看好嗎?

母親搖搖頭,抱得緊緊的,不給他。

妻子見了,忙在耳邊囁咕了幾句。那天他們沒送母親去養老院。當晚母親睡熟時,他們悄悄拿出那盒子輕輕打開,一時,他眼淚直流。第二天,兩人沒送母親去養老院,以後也沒送母親去養老院。

鐵盒中藏着不是金,也不是銀,是一縷胎發和幾顆乳牙。里面有一張發黃的紙條,上面寫着字,記着他換牙的時間,還有第一次剃發的時間。他們那兒有個風俗,孩子的乳牙和胎發要保存好,不能丟失。不然,孩子會夭折的。(文/余顯斌)

好人總會有人疼

作者簡頌



一個我不認識的朋友的友人,據說是個擅長園藝的雅士,年輕時頗有幾段浪漫情事,可惜薄緣難以深耕,就這麼孑然一身老了。朋友跟他的交情不深不淺,近20年了,比普通朋友黏些但還揉不成知己,往寬里說,算是放在心坎兒上的。

朋友得知他罹患重症,即刻動用人脈打探權威醫師並且陪他看病。刀,免不了要開,接着還得承受一連串複雜且艱辛的治療過程。

她買了一頂時髦的扁帽送他,在帽上簽名的不是哪位炙手可熱的政治人物,而是她的法師朋友及幾個莫名其妙被抓來簽名的比丘、比丘尼。她說她拿着帽子跑去佛寺,虔誠地找了一下午的“祝福”。

“戴着吧。”她對即將動手術的友人說,“不管遇到什麼事,永遠永遠記住,你不是孤獨一人,我會陪你走這段路。”

好大的氣魄,真是好大的氣魄!敢對人說“我會陪你走這段路”。一句話,讓人聽了覺得這還是個有諾言的社會,是個執手不離于江湖的美好時代。

我嘆了口氣。忽然,沒頭沒腦地勾起一絲念頭,覺得他倆之間絕非一張白紙,遂大膽地問:“你戀過他對不對?要不然怎會……”

“年輕時候的事情,不重要了。”朋友說,“他是很好的人,好人應該有人珍惜。人跟人之間有什麼,沒什麼很重要嗎?疼一個好朋友需要百千萬個理由嗎?俗腦袋!”

友人的病情不樂觀,兩人都知道往下的路不只是泥濘,更是暗無天日的暴風雪。起初,他們互相瞞着對方,用盡虛言浮詞鼓舞對方的心情,倒分不出誰是病人了。後來,兩人都詞窮,在病房里相擁痛哭。他,近60歲的人,哭得涕淚縱橫,哭得忘卻過去、遺失未來,哭罷也疲了,沉沉而睡。

她守在床邊,看他睡着。那一刻,她知道很快會失去他,心里卻不再悲傷。她說,他那張布着霜發亂的瘦臉彷彿是暴風雨之後平靜的湖面,沒有天光雲影來打擾。因而她明白,這趟路的目的是陪他走到十丈紅塵的邊境,那兒亦是衆神花園的入口,他得一路脫去肉身皮囊,才能進入燦爛的園子,重新恢復成嬰兒。

朋友的友人終究進了加護病房。她天天去探,比家人還勤。她附在他耳畔,牽着他的手,第一句話說:“老傢伙,今天有沒有用功做功課?有的話,握拳頭。”他一共握了20多個拳頭給她,然後,在深夜,貓似的走了。

世界仍然忙碌,死去的人往天上走,誕生的人一一落地。

當友人的家人告知她死訊時,朋友正在繁華商業區的大廈內上班。她只說了一句不深不淺的話:“我知道了。”沒問往下的事。後來,她連葬禮都沒去,她知道他的靈魂不會乖乖坐那兒讓衆人鞠躬的。

朋友說,她得知消息時,外頭正在打雷,接着下起了大雨。她沒別的感覺,只是有點想笑,心里罵他:“一輩子都不會看臉色、看天氣的傢伙,選這種日子出遠門,夠你淋的吧。”

她流下淚。雷,響得如痴如醉,死去活來。

多情却似總無情

作者:劉壩

妻的眼睛不好,所以自從到美國,就常去看一位眼科名醫。

每次從診所出來,妻都要抱怨:“看了他十幾年,還好像不認識似的,從來沒笑過,拉着一張撲克臉。”

有一天去餐館,遠遠看見那位眼科醫生,他居然在笑,還主動跟妻打招呼。妻開玩笑地說:“真稀奇,我還以為你從來不會笑呢!”眼科醫生笑得更大了,突然又湊到妻耳邊,小聲地說:“你想想,看病的時候我能笑嗎?一笑,二顫,手一抖,激光槍沒瞄準,麻煩就大了。”說完,又大笑了起來。

飯吃一半,那醫生跑過來,舉着杯敬妻。臉紅紅的,看來有幾分醉了,話匣子打了開來。

“你知道在美國,自殺率最高的醫生是哪一科嗎?”他拍拍自己的胸脯,“是眼科醫生!”停了幾秒鐘,他抬起紅紅的眼睛,“想想!揭開紗布,就是宣判。你為病人宣判,也為自己宣判。問題是,前一個手術才失敗,下一個病人已經等着動刀,你能傷感

嗎?所以我從來不為成功的手術得意,也不為失敗的手術傷心,我是不哭也不笑的。只有不哭不笑的眼科醫生能做得長,也只有不哭不笑的眼睛看得清,使病人的眼睛能哭能笑。”

他這幾句話留在我的腦海,有一天在演講里提到,才下台,就有一位老先生過來找我。老先生已近80歲了,抗戰時是軍醫,他拉着我的手,不斷點點頭說:“老弟啊,只有你親身經歷,才會相信。那時候,什麼物資都缺,助理也沒有,一大排傷兵等着動手術,抬上來,開刀,才開着,就死了。沒人把屍首抬走,就往前一推,推下床去,換下一個傷兵上來。”

我把眼睛瞪大了。

“是啊!”老先生很平靜,“死人可以等,活人等不及啊!有時候手術檯前面堆了一堆屍體。救了不少,死了也不少。你能傷心嗎?你有時間去哭去笑嗎?所以,只有不哭不笑的能撐得下去,只有不哭不笑的醫生,能救更多人。”

愛你現在的時光

作者:白岩松



史鐵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老大哥,他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:

當四肢健全,可以隨意奔跑的時候,常抱怨周圍的環境如何的糟糕。有一天,突然癱瘓了,坐在了輪椅上,這時候,抱怨自己怎麼坐在了輪椅上,於是懷念當初可以行走、可以奔跑的日子,這時才知道那個時候多麼陽光燦爛。又過了幾年,坐不踏實了,長褥瘡,各種各樣的問題開始出現,突然開始懷念前兩年可以安穩地坐在輪椅上的時光,那麼的不痛苦,那麼的風清日朗。又過了幾年,得了尿毒症,於是開始懷念當初有褥瘡,但是依然可以坐在輪椅上的時光。又過了一些年,要透析了,不斷地透析,一天清醒的時間越來越少,於是懷念剛得尿毒症那會兒的時光。

所以,史鐵生說,生命中永遠有一個“更”,為什麼不去珍惜現在呢?

愛你現在的時光。過去的已經過去了,較什麼勁呢?未來的還沒有來,焦慮什麼呢?你知道什麼是真正的恐懼嗎?真正的恐懼不是血肉橫飛的畫面,而是調動你的想象力,自己嚇自己。

生命中有一個很奇妙的邏輯:如果你真的過好了每一天,明天就會不錯;如果我們的生活非常功利的話,反而得不到想要的結果。你越擁有一個完滿的過程,你越有可能擁有一個完滿的結局。

不要掉進人生的陷阱

作者:左岸



1. 通往誘餌之路是單向的,可進不可出。
2. 越掙掙脫,就越越深。

人生道上的大小“陷阱”多少也與此類似。社會心理學家泰格(A. Teger)曾對參加“千元大鈔拍賣遊戲”的人加以分析,結果發現掉入“陷阱”的人,通常有兩個動機,一是經濟上的、一是人際關係上的。

經濟動機包括渴望贏得那張千元大鈔,想贏回他的損失,想避免更多的損失;人際動機包括渴望挽回面子、證明自己是最好的玩家及處罰對手等。千元大鈔就是一個明顯的誘餌。

開始時,大家都想以廉價而容易的方式去贏得它,希望自己所出的價碼是最後的價碼,大家都這麼想,就不斷地互相競價。

當進行一段時間後,也就是出價相當高時,相持不下的兩人都發現自己掉進一個陷阱中,但已不能全身而退,他們都已投資了相當多,只有再增加投資以期掙脫困境。

當出價等於“獎金”時,競爭者開始感到焦慮、不安,發現自己的“愚蠢”,但已身不由己。當出價高過獎金時,不管自己再怎么努力都是“損失者”,不過,為了挽回面子或處罰對方,他

慘重”。人生到處有陷阱

在日常生活里,大至商場上的競爭,小至等候公車,都有“陷阱”在等待着你。

譬如公車平常是十五分鐘一班,當你花在等待的時間超過十分鐘後,你會開始煩躁不安,但通常你會繼續等下去,等到超過十五分鐘公車還不來時,你除了咒罵外,也開始感到後悔——你應該在十五分鐘前就走路或坐計程車去的。但通常你還會繼續等下去,因為你已“投資了那麼多的時間”,不甘心現在改坐計程車,結果就越陷越深,無法自拔,直到公車嫻嫻來遲,你心理的困境才獲得解脫。

但人生有很多“目標”,並不像公車那樣“必定會來臨”,而且投資的也不是你“個人的時間”而已。如何避免陷入陷阱在人生道上,如何避免陷入這類“陷阱”,也是一門不小的學問,心理學家魯賓建議是:

1. 確立你投入的極限及預先的約定:譬如投資多少錢或多少時間?
2. 極限一經確立,就要堅持到底:譬如邀約異性,自我約定“一次拒絕就放棄”,不可改為“五次里面有三次拒絕才放棄”。
3. 自己打定主意,不必看別人:事實證明,兩個陌生人在一起等公車,“脫身”的機會就大為減

在一個個鷄尾酒會上,張先生從口袋里掏出一張千元大鈔,向所有的來賓宣佈:他要將這張千元大鈔拍賣給出價最高的朋友,大家互相競價,以50元為單位,到沒有人再加價為止。出價最高的人,只要付給張先生他所開的價碼,即可獲得這張千元大鈔,但出價第二高的人,雖無法獲得千元大鈔,仍需將他所開的價碼如數付給張先生。

這個別開生面的“以錢買錢”的拍賣會,立刻吸引了大家的興趣。開始時,100元、150元、200元的競價聲此起彼伏,到價碼抬高到500元時,步調緩和了下來,只剩下三、四個在競價。最後只剩下王先生和林先生在那里相持不下。

當王先生喊出950元時,張先生彈一彈他手上的千元大鈔,曖昧地看着林先生,林先生似乎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:1050元!這時會場里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。張先生轉而得意地看着王先生,等待他加價或者退出,王先生咬一咬牙說:2050元!人群里起了更大的騷動,林先生擺一擺手,喝口鷄尾酒,表示退出這個“瘋狂的拍賣會”,大家才松了一口氣。

結果,王先生付出2050元,買到那張1000元鈔票,而林先生則平白付出了1050元。兩人“平分秋色”,各損失的“1050元”都納入了張先生的荷包。

陷阱的三個特徵

這個遊戲是耶魯大學經濟學家蘇必克(M. Shubik)發明的,想拍賣錢的人,幾乎屢試不爽地從這拍賣會里“賺到錢”。它是一個具體而微的“人生陷阱”,參與競價的林先生和王先生,在這個“陷阱”里越陷越深,不能自拔,最後都付出了痛苦的代價。

自古以來,人類為捕殺動物所設的“陷阱”,通常有下列三個特徵:

1. 有一個明顯的誘餌。